

梁國英

專家黃博濟先生
 十日則數年頭毒已告斷根
 酒亦無復發及後介紹友人求治
 黃先生確除毒聖手世人每謂白口無正方者
 法療治不
 藥到病除

我們很可以想像得美國百貨店事業規模的宏大了、可謂一物品出名的、一類顧客所歡

於一般百貨店也是必然地、紐約的百貨店也是經常地利用無線電的播音台、而不用誇張的宣傳、尤漆器、磁器等、亦頗有聲

或

官貨店的蜜
如綢緞、
亦應有盡有
廉過品、誠
取閱、誠

診候

諷世
小說
宦海汚流
(三四三)

第十六回
欣欣得意 狐鼠提兵檻
楚楚凝粧 妖魅迷官長
半月

說的時候，她的一個又媚又辣的眼風，忽然像電一般的投射到部長的身上，部長心裏撲撲的狂跳，渾身都酥了。他這時忘記了自己的地位，把長心裏撲撲的狂跳，渾身都酥了。他也不時致歉答語，便嘻嘻的說：「是呵！是呵！這話說得真對。」人是沒有兩條腿的，甚麼地方不可以到呢？」玖玖卻說道：「那不是你不知！」這話還沒有說下去，部長却扭着腰，說道：「不要說不知！玖玖！你也忒不是了，我們房裏也沒有椅子，怎麼不請人家裏面坐？」却在房門外開腿力呢？」這話說完，玖玖和那女的都笑了。那女的笑的時候，又用眼瞟那狠辣的對部長瞟了一眼。玖玖便對她說：「部長，既然這樣，你就到裏面坐坐吧！」女的聽了，並不拒絕，點了一點頭。李部長這一舉非同小可，連忙回轉身來，嘆道：「便請進來吧！我這事雖然簡陋，坐一會兒，倒也不錯的。」

玖玖也接着道：「部長既然這麼的說，就請進來吧。」那女的不可沒有聽她的話，早就動她那婀娜的腰肢，柔緩的走進來，她走動的時候，那會跳動，會笑，像一條一般纏繞的肌肉，更加的發射出異常的魅力，她緩走進來，室內就馬上添上一陣充滿誘惑的異香，她也沒有等人家請，就大大方方的坐在沙發上，一口氣却發出滿着誘惑力量而又帶着輕薄的鼻音像貓兒夢一般輕的聲音說道：「我這人就不願扭扭捏捏的，不要說這是部長房間，我走進來，沒有甚麼可怕，我就是甚麼樣的人的地方，裏面擺着手帕，擺着煙燭的人，我也敢走出走走。我不相信男人會不怕女人，我也不信男人和女人那裏惡心的去害一個女人。我覺得男人和女人之間，祇應該就有歡樂，不應該有恐怖。那些男人和女人之間發生恐怖的，不是男人不成爲男人，就是女人不成爲女人，爲甚麼一個是男人會加一個女人呢？又爲甚麼一個男人不能用他的像她的身段一般柔軟的魅力去感化她的男人呢？」說到這裏，她看部長又送了一個媚眼，接着呵呵的笑着：「所以，我不怕你。」

一切男人，我更不怕你的部長。」

禁止髮聲中

關於宋美齡之髮

髮。龍志丹（雲）夫人願韻和。

剽盜黑面祺
著者文法 (四四八)

法文者著 (八四四)

等。又是廣東政治研究會。請聘
容府禁止婦女剪髮。此一舉。
無異將令之兩端者。而當局之
議而不決。或云當時官家反感。
尙有所懼也。今日百粵推行新生
活聲中。禁止婦女剪髮。此風又
甚爲上座。將爲新運之提倡者。
爲當局所反對。剪髮之權成否。
此一端。當必能使其見諸實行。
在日來摩登婦女之聚議紛紜中。
人多注意蘇夫人宋美齡之髮。記
女校時。蘇夫人一襲之。美齡雖爲新
女性。然自續剪後。長髮憂鬱。
容光煥發。以蘇蘇者不能推譬如
緩。乃常髮之。近年剪髮之風
甚盛。長髮披肩。或成之使如。
花樣百出。光怪陸離。獨美齡不
隨風尚而異。反將三千萬煩惱絲。
盤爲鳳之髻。蔣氏每于宴居之時。
品評女子美。以爲非帶不足以增
其婉媚。苟有髻而付諸并州剪。
則雖美也。而已失諸於妖。不足以
云其麗。而美齡乃有此。故說說
者則謂其能秉承夫旨。不決爲一

以蘇詩法
全書
遊南越記
學堂

第卅一章

洞庭湖畔張相士法寶軍馬齊施曾靜入穀

5-8-8

變。○且料此相士登平年。必爲皇上好細。○否則必無如此情狀也。至薛屏風細聽。○乃聞賽子平曰。觀老兄神色。便知老兄心中有絕大事情。何不告人者。且以老兄氣色而論。在此秋盡冬來之候。○自應以白色爲佳。今老兄單現青色。此實非佳候也。會靜雖平言。○仍力爲之色解。但其氣仍不克自攝。○已有散溢之象。表現。○春子平更進一步而過言曰。老兄雖不言。老夫實已知之。老兄現在心中實已忘慮非常。因此搖搖而莫決。○但此事固非老兄個人可以決其去取也。○所以將利害而論。則老兄實益至上當者。不可不急自決也。○會靜至此。○果爲賽子平之宣所動矣。乃爾賽子平曰。相士既云禍福未定。則有何法以使其爲福。而又能避其禍者。○賽子平又僞爲躊躇良久。久久決耳。○得與不得。○定視夫老兄一念之方耳。○如老兄毅然能行。○不向此事前進。○則此事便是反禍爲福矣。○是則正如古人云。○會靜始首曰。不能之說。此等事爲全羣之利害所關。○又豈能因我一人而更易其主張乎。○賽子平乃仰天大笑曰。天下乃自有此愚人也。○夫明勢人之相。○則自以趨避而避之。○又何勢人之相。○乎。○今老兄之事。○亦猶是耳。○而老兄乃明知爲陷阱而猶投身其中。○則其爲愚也。○雖三尺童子亦知之。○而謂老兄不知乎。○此蓋由於外物利欲所蔽耳。○老兄其細思之。○會靜至此。○氣益漲漲。○乃側身



583



曰。老夫非故爲斯人之語也。老兄請自
看其胸。養子平且首且以指向會靜胸中
一指。而會靜果爲所動。俯首自視其胸
。則跳孔蓋纒着藍如凝色。此時會靜爲
養子平之太驚小怪所動矣。故忘形不自
攝其衣。衣一掀起。而懷中所藏之奏太
乃露。養子平乃目灼灼注射此奏本不顧

先生又何爲而發此驚人之言也。養子平

所悟。必念相士必以掩眼法取去秦本也。否則必不肯走者。今乃突然而走。此必爲己慣所無疑矣。否則必不願去也。如避其過同己奔者。則又費多一重舌纒也。至善乃急探手取毒神針一口。中指一彈。呼然一聲。而秦子平倒仆。腰出舟首。忽則吹哨一聲。身乃倒仆。而勢虎一驚而起。突見秦子平倒身軟口。秦本乃墮於脚下。勢虎一見秦本。不禁驚欲敗絕。一方便捨秦本。而突見虎頭跳下一人。白光閃閃。已向己頂而上。勢虎急抽腰大斧揮向頂上格去。而秦子平亦同時躍起。側身盡力將足一頓。全身便翻。勢虎此時心中極爲清醒。由於秦本傾軋之際。突有白氣一團。由口虎然而入。而秦本乃自船口飛出。勢虎急極。正欲撲出而審之。不料白光劍。已極快已著左右。此時爲己救生命。遠不得善秦本前先去預之左右。劍。向秦舟中一揮。有聲一聲。似有陣風。而自己身亦隨之而入海中。目睜睜靜始終不能動。一若中帶而木杵不知人事者。乃先行鑽入船中。倏幸舟中掠入靜聲。一手指之而出船外。靜聲靜身亦冰凍。而再探靜聲眼目。其寶劍尚掛在腰間。於是手一撥開波。而向岸邊遁去。正破浪間。忽聞有呼曰。向左邊來。勢虎聞之。覺其聲爲純熟者。雖不知其爲何人。但即欲官而向左邊遁去。約丈左右。便見小舟輕無燈亮。一人伏身艇頭。雙手向水面。勢虎將身身托托起。其人便

章老師不阿所親

在棉市督察中。人莫不知有老師。韋老師何人。即韋汝聰。韋氏在粵公安局中充任督察。已有多年。而出身乃爲桓桓赴之士者。軍事學識極爲深遠。曾任保定軍官學校教授。故時要要之出其門下者。乃有多人。滿門桃李。其中乃不少置身顯

者。即新委任府主席之黃松壽。亦出自其門下者也。故松壽亦以上海乘輪南下。載新首即謁見章老師於公安局中。雖車馬遠。外間頗鮮知之。而章師已多稱譽為實主權。以百十相傳。莫不知章老師乃黃松壽所教弟子隨者多。自時此道遂不復由自行設若人辭退。不使之仍舊在店中。許道弁遂憤而自行設若人辭退。不使之仍舊在店中。

第十五章 三巨頭攔江截劫 四強寇同心設立天

蘇宮黑面禪違無語。正於是時。突有己之書記師爺祥也。師爺祥原爲鄉中教已。且其日大呼奇曰。黑面禪者。猶自施生涯已久。在九江設堂多年。其體因方。且其人性又懶惰已極。故學父多不悅於其門下。生徒日漸減少。則其生活當益艱難爲讀書人。然未明修德立身之本。銷失。反怨天尤人。謂爲環境逼其如此。欲以強力奪取利益。遂與市井無賴輩相繼而面議。其時黑面禪尙未爲盜也。師爺祥不離。且逢迎其意。以無微不至。左右袒護。心腹。以陳安爲武祖。可及黑面職級變後。黨草爲寇。師爺祥亦切來往筆札。其時黑面亦已開始劫掠。單。酌收行水矣。其害甚之押。乃爲獨而未有壑口。其致各輪渡之困。爲獨求利。借現款若干元。於次日廿廿乞延過。本家業主庭厲對待。屈時勿移。

[illegible][illegible]

康爾生鰵魚肝油

英 國 製 造 功 效 最 好 潤 肺 化 痰 健 身 補 腦 治 咳 防 癆 敢 誇 鼻 祖 諸 君 購 買 謹 防 假 冒

洪冠洲專科
 鼻喉科
 鼻淵丸
 喉散
 白丸
 臭狐散
 痔瘡丸
 治鼻淵丸
 治喉散
 治白丸
 治臭狐散
 治痔瘡丸

香港大道中二二號
 廣東省城大新街
 廣州府城大新街
 梧州府城大新街
 肇慶府城大新街
 梧州府城大新街
 梧州府城大新街
 梧州府城大新街
 梧州府城大新街

珠珀
 喉散
 鼻淵丸
 喉散
 白丸
 臭狐散
 痔瘡丸
 治鼻淵丸
 治喉散
 治白丸
 治臭狐散
 治痔瘡丸